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六》释·第76讲

释法音法师于2008年10月2日讲授

前行开示：

宗大师于《菩提道次第第四十五摄颂》说：「苦谛过患不专思，如是求脱不生起，集转次第不专念，不得正解断根本。」是说，中士夫若于四谛中的前二谛，未予深刻思惟苦谛苦果的过患，则由不知苦即不能生起欲求离苦之心；同理，对于令有情感得无量众苦的苦因集谛，若未予深刻正解彼生起流转次第及根本因，即无从断除根本因，喻如射箭不知箭靶一般。

众生天性上，皆欲乐不欲苦，修学佛法目的也是为能离苦得乐而学，因此应致力于离苦得乐的方便，其方便即是外缘依着具足无误圆满的传承的师长，内缘则依着所得暇身闻思修深广教法，如是即能增上，渐生功德。

以佛教而言，恶心、恶行及恶业习气即为苦因；善心、清净圆满善行则为乐因。离苦得乐的修行方便，以三士道而言则有差别，如三士道修心，因为意乐与加行、所修品、所得品、所断品、所畏品不同，其增上所得也就不同。

当下所学为中士道次修心，主要是不能满足于下士夫唯遮止三涂苦、欲求人天增上生的意乐，进而应思惟自他众生离乐得苦的根本因与苦果过患。因此即在具足共下士修心之上，策发思惟自他众生的四谛。亦即思惟苦的四种行相及苦的

过患，由知苦而寻求苦因，知由集谛所生，烦恼集与业集的集谛的根本因则在无明我执，依此轮回生死，感得人道的有漏五蕴身心。

特别是，当下在正蒙受五蕴苦果之中，又继而缔造另一苦因，如是循环不息。此中当知彼苦因堪断，因为一切法自性本空，众生心本自清净，皆具如来藏；现前烦恼亦为无自性，忽尔现行忽尔随眠，而且烦恼也是因为无明我执的颠倒恶分别心所致，果随因行，若已除因则不成果，断集除苦即得灭谛的根本安乐，得此方便则为修学道谛。要言之，有根本安乐之果可得，故而策发厌离苦、欲修解脱道，一旦断除了染污品流转门十二因缘及苦集二谛时，即得解脱。理应如是思惟修习。

正文：P163⁺²~P164⁻⁴

若谓受乐令意满足，然三有乐，任受几多，非但无饱，后后转复增长贪爱，由此常夜驰骋生死，经无量劫，受诸至极难忍大苦，然其安乐不及一分。

是说，只是满足于轮回中种种有漏的身心乐受，是极不应理的，因为三界的一切有漏乐受，任享有多少的乐受，不但不会令心满意饱足，反而愈来愈转增贪爱不舍（即障碍出世间道，事实上是苦性，生苦之因），而后更是倍加增长贪爱，也因此常夜不断驰骋流转生死，于无量劫中无有边际的蒙受难以忍受的大苦；然而任自享受世间多少有漏安乐，观待相较于长劫轮转生死大苦，彼有漏之乐不及轮回之苦的千万分之一（贪爱一增长，佛道即减损，故斯有何乐）。

补述：

有漏乐受有二种，即：

身乐受——指五根识为本质、缘着五欲尘所生的有漏感官外在的乐受。

心乐受——指以意识为本质、缘着法尘所生的有漏内在精神的乐受。

三有众生之于乐受，所以不饱足的理由在于：

1.因为蒙受乐受的有情心续具足烦恼，故不饱足。

2.因为有漏之乐，具变异，非恒常不坚固，唯是苦的暂息灭，非清净真实之乐，故不饱足。

贪爱为颠倒心由无明与非理作意推动而追逐的爱着，为苦因，若迷蒙彼乐即障碍大善；善法欲则为善因，是以合理的理由所导出正确的追求，为乐因，若具善法欲即成办功德。

凡夫由贪爱而生二种悲剧，即：已得怕失而苦的悲剧与得不到而苦的悲剧。究实上说，得不得皆为苦因，因此应尊重因缘业力，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苦乐得失、是好是坏没有一定的准则，毕竟有漏诸法皆为无常、苦性、空、无我的本质——随遇而安以智慧生活，才是智者所行。

如《亲友书》云：「如诸癞人为虫痒，为安乐故虽近火，然不能息应了知，贪

着诸欲亦如是。」

提要：

再引经论叙述贪爱乐受的过患：

如《亲友书》说：就如得痲疯病的患者，因被菌虫所寄生，其痒无比难耐，为了能止痒只好贴近火处予以烧烤息苦，但事实上，只是暂时的舒缓，并非根本治疗息痒，反而增长贪着习气；如是观看轮回界的有情以烦恼的贪着心追逐有漏的五欲尘之乐，情况就像痲疯病者息痒的心境一样。

《弟子书》亦云：「岂有百返未经趣，岂有昔未多受乐，未得吉祥如白拂，岂有是事反增贪。岂有昔未多经苦，众生无欲能饱满，无有情腹未曾卧，然何生死不离贪。」应如是思。

《弟子书》也说：由于轮回无始无终，来来回回游逛六道之中，没有未曾投生的处所，人天一切的上妙盛事，也没有未曾享受的乐受；然而这些有漏的乐受，并非究竟无漏圆满，并未因为乐受而得真正吉祥如白拂一般，反而增长贪爱。相反地，也由于轮回无始无终，没有任一苦未曾经历蒙受过，众生对五欲尘的追逐未曾饱足过（唯一靠修道力，才得以知足）；只要是胎生即须入母胎，因此在生死轮转未断之际，没有任一有情未曾当过我的母亲，由如是生死流转，应思惟虽已享用有漏的乐受或历经多劫之苦，一切苦乐皆从贪爱随之而来，为何不生厌离贪

爱生死之心呢？这是应善为省思的生死问题。

补述：

古德说：轮回有情犹如于大海中停住的一只鸟，飞远无有边际，只好飞回原来的栖息地。以此为喻，即知轮回众生的实况，惑业未断流转不息。

可知在未根断烦恼之际，轮回必是无始无终，则予以无穷推延，自他众生都曾经当过六道任一众生，也曾互为母亲，怨敌、亲眷等，因此六道都是我，我都是六道。

又如《除忧经》说而思极能厌离，如云：「数于地狱中，所饮诸烔铜，虽大海中水，非有尔许量。生诸犬豕中，所食诸不净，其量极超过，须弥山王量。又于生死中，由离诸亲友，所泣诸泪滴，非海能为器。由互相斗争，积所截头首，如是高耸量，出过梵世间。为虫极饥虚，所噉诸土粪，于大乳海中，充满极高盛。」

提要：

经中偈颂是显明六道众生在无尽轮回中无有饱足的实况。

又，若能依《除忧经》所说而善为思惟生死流转的种种苦行相，即能生厌离心，即如经说：由于轮回无始，故数数轮转投生地狱道所饮的沸腾烔铜热水之量比大海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投生于畜生道如狗或猪等，所食过的不净物之量比须弥山有过之而无不及；投生人道中，为亲友的生死离别等苦乐而流下的眼泪其量

非大海可容受；无量生世中，彼此为了争夺财富、权位等而斗争杀害，所割截的头颅，堆积起来高耸过于色界第一禅天梵世间的高度；投生虫类时为了填饱饥渴，所食下的粪土之量，若倒入大海，高耸充满可填满整个大海。

如是又如《华严经》云：「汝应忆念为诸欲，徒耗诸身前边际，今求菩提具禁戒，由禁于此摧诸欲。汝应忆念为诸欲，徒耗诸身前边际，未能承事恒沙佛，未从佛闻如是语。」

此中，又如《华严经》说：汝等应深刻思惟无始以来为了欲求有漏五欲尘的短暂乐受，虚耗无有边际的身心；当今则应背反于此，由如上开示能令成熟善根，启发智慧，一心欲求无上菩提而勤守菩萨禁戒，修习守护禁戒即能断除诸烦恼贪爱之欲。尤其汝等应思惟由于不饱足多欲，在漫长生世中耗尽了无数的生命，未曾值遇诸佛，也未曾承事诸佛，更未曾于佛前听经闻法，求得如是教授。

补述：

禁戒：指承诺誓言及奉行学处，守护禁戒，例如以正面的菩萨戒行摧灭贪欲。

菩萨应以慈悲取代情感，以智慧取代理性，以利他取代自利，为了成就利他，应多事、多欲、多希望住。

大乘上品资粮道菩萨，由于已得法流三摩地功德，故得以定力至十方佛所承事供养而累积资粮，亦可至佛前闻法。

此外，由《华严经》之义，应知轮回不在外面，不在哪个地方，也不是迁移到某个地方即不轮回，凡是取受惑业自在的蕴体即是轮回，不取受此一蕴体即是解脱。因此祖师也说：无死处即涅槃地，胜出死魔即不死涅槃。此须深思。

谓尽所得三有盛事，悉皆欺诳，领受无量无义大苦。如前唐捐无量色身，皆当忆念，若后仍不策励勤修，更当如是，思惟此理，令起厌离。

提要：

再次解释如上《华严经》内文之义。

意即，三界一切有漏的圆满盛事，具足过患，其实质实为欺诳、非究竟，无始迄今已领受了如是无义无利大苦；也因此无义耗尽了无量生世的色身，于今应当如是如是忆持其过失；从今以后，若仍不能策励勤修，则必然仍是如此轮转生死受尽大苦，故应思惟还灭生死之理，令心厌离。

补述：

欺诳：指具有过患；非究竟与真实。

龙树菩萨说：「疮痒骚得乐，更胜无疮乐，如贪世间乐，无欲更为乐。」是说，当皮肤长疮痒时抓一抓会觉得舒服，可是若根本不痒，岂不更舒服？如由贪而得的世间乐，已得时有少许乐受，但若根本无贪欲，岂不更快乐？

世间乐虽为欺诳，具诸多过患、有漏、非恒常、不坚固、有变异性，但也不

因此即否定了世间实况，这也是世俗谛法的真相，毕竟我等是真实的生活在世俗谛法当中。此中所教授的，主要是提醒我等：当知世俗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人、事、物其本质为自性本空、不恒常、具坏灭性、非究竟，故不应以颠到心执取为实有的存在，认为彼为永恒、不变而追逐不已，为了我执与常执而徒耗生命；应以智慧心观照生活，不被境转，以心转境。

一般人是见众生苦苦时心生悲悯，但当见众生安乐时则生羡慕或嫉妒，难有深入思惟彼为坏苦的本质而生悲悯心，更何况对行苦的认知与厌离；若要知苦为苦，则须从三苦中思惟，不是从外相上思惟，这才真正理解苦的本质，亦即宗大师说：「欲不厌足众苦门，有海圆满不堪信。」之义。

谨哦瓦云：「觉窝敦巴从无始来，曾受何身，然皆未修大乘正法，犹如今日，故须策励。」

噶当派大德谨哦瓦尊者向上师说：依怙主种敦巴尊者，我从无始以来，因贪着造作无数轮回的善恶业，投身当过每一一道众生，然而乃至至今却皆未曾听闻修习大乘佛法，就像今生一样，故应觉醒策发精进心，断除贪着，励力修学大乘法藏。

又如桑朴瓦云：「此生死中须多仰覆，此于心中实觉不安。」乃至未能起心如

此，须勤思惟，纵起亦当恒常修习。

又如噶当派祖师格西桑朴瓦说：我在轮回中上上下下的投生善趣（即仰之义）与恶趣（即覆之义）不计其数，内心深感不安与畏惧。因此乃至内心未生厌离心之际，都须恒常猛利勤发精进，思惟修习轮转生死的过患与真相，直到真正生起厌离心为止。

补述：

格西桑朴瓦尊者曾说：「如理修行的标志为烦恼减少，如理听法的标志为行为祥和。」这是说闻思修教法，法得入法、心得入法的征相。

阿姜查尊者说：只要不断烦恼，人生就会没有止息的苦恼，没有止息的饱足，如是过一生。

此中，主要是说修学佛法应先生起增上心欲求增上道，进而生起出离心欲求出离道，而后趣入大乘，圆满整个佛道的修学之理。对于大乘定性种性的行者而言，前二法是趣入大乘的前方便，正行则在圆满大乘道次。

数数舍身过患者。如云：「一一身体诸骨聚，超过几多须弥峰。」谓一一有情受身之骨，若不烂坏，多于须弥。

提要：

乃至未断轮回根本因之际，必是死死生生的辗转不已。

思惟六苦中的第三：数数舍身的过患，有说：无始生死以来，不论投生哪一道，死后所堆积的尸骨的数量，其高度可超越须弥山。亦即，有情舍身之后的骨骼，若不风化损坏，积聚一起其量过于须弥山。

补述：

这充分显示了数数舍身之苦，任有多少次的生即有多少次的死，千生万死万死千生就是那么一回事。生为死因，死也为生因，死后业不会消失不会不感果，业造完后，即成业息灭的型态存在，进而推之即是业息灭的息灭，当遇缘时即感果。因此息灭本身不会变成没有，只要不断生死之缘，死是生因，业是有因。

数数结生过患者。如云：「虽将地丸如柏子，数母边际未能尽。」昔诸先觉解释此义，谓一有情为母之量，此非正义。

提要：

主要是指胎、湿、卵、化四生的结生型态的数数结生过患，并有辩证。

思惟六苦中的第四：数数结生的过患，有说：虽然将大地土捏成如柏子大的小泥丸，即使大地土都成泥丸数可以数尽，但曾当过我的母亲的数量却数之不尽。对此说法，西藏前弘期祖师曾说不是如上之义，而是指所有泥丸数即为一个众生为我母亲之量而说。但以自宗看来，此说不是经文的真正意趣。

即此释中引经文云：「诸苾刍，譬如有人，从此大地执取诸丸，量如柏子，作是数云，此是我母，此是我母之母，而下其丸，诸苾刍此大地泥数可穷尽，然诸人母展转非尔。」是显自母及彼母等母展转次第，此论亦说母边际故。

提要：

此段主要是在诠释中引佛经所说之义予以驳正。

对于前文之义，解释该文的注释引用佛经说：诸比丘，譬如有人，以大地土揉成如柏子许一样大的泥丸，每揉一次泥丸即说：「这是我母亲」，接下一个泥丸又说：「这是我母亲的母亲」，如是依次一直不间的数下去，「这是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以这样的数法，大地的泥土尚可数尽，可是若以其中算法数自他母亲数量则无可穷尽（即自母与他母数之不尽）。此中，主要是指当过我的母亲的数量无有边际而说。

补述：

修习知母观：必须是以无穷生世的我为所缘而安立知母，并非以现世的我为所缘而修。如上，主要是显明了大地仍可计数，但因轮回无始，故为我母亲的众生无有边际、不可计数。

知母观修法：

观想无始以来，一切众生，譬如八寒、八热、孤独、近边的地狱道众生；内

障、外障、内外障的饿鬼道众生；大海中、人天杂居的畜生道众生；所有人道众生，乃至阿修罗；欲界、色界、无色界天道众生，甚至等待投生的中阴众生，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是决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外乎是二种：教与理，原来在《般若经》中佛明示了众生没有不曾当过我的母亲的，由圣言量得以证成众生决定为我母亲。若依正理安立，则因我的烦恼心无始而有，故投生无始，没有不曾投生的处所，没有不曾投生的角色，众生的情况亦复如是；又因于每一一胎生、卵生时皆必须有母亲，因此我与众生必定有过交集，由此证成了每一众生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心中断然决定：所有众生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如是而修知母。

此成厌患因之理者，如《四百论》云：「若时虽一果，初因非可见，见一亦增多，尔时何不畏。」

提要：

如是修习能生厌离心的理由。

意即，依如上所述而修能生厌患的理由，如《四百论》说：不论何时现见有为法的果报，即使只是一个众生，彼果之最初第一因不但不可现见，而且也见到由一因可生多果，辗转无尽，如造恶业后有恶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如前世杀生，今世得短寿报之外，依报正报也不圆满）；想想轮回中受报情况，如是怎

能不生怖畏呢？

补述：

因为轮回无始，由一因缘即知有无量因缘，故无法见到某一果报的最初第一因。就今世的我而言，即可推知无量六道都是我的前生，而且现见非现见的六道有情都曾当过我的母亲；因此若以见一果而往前推溯，则可增多至无边无量。

其释亦云：「此显由诸难可度量稠林相续，令极难行生死大野，常应厌患，随

顺于此，当如理修。」如此当知。

提要：

任有几许烦恼，即积造多少业；有多少业，即轮回多少世，无间结生。

月称菩萨《四百释论》说：此颂为显明众生无始以来，结生（即稠林之义）相续无间轮转于六道量不可测，流浪生死犹如行走于难行苦行的大旷野中；对此生死的种种苦相，应常思惟如此过患而令心厌离，并能随顺于此生出离心修出离道，这是欲求解脱者理应趣入的修学之理。如是当知其中道理。

补述：

思惟轮回苦的范围若只局限于今生则显得狭隘，而且也不应只是结合自己，应结合六道轮回众生的三世因果而思惟，这样所缘较为宽广与深远，才能深刻生

起厌离，否则厌离的心力极为有限。

此中，也不是只说苦或思惟苦的过患，如是似乎显得极为可悲；更重要的，是说可以除苦，众苦堪离，即当了知可以去除苦因之道。

重点思考：

1.为何三有乐，任受几多，非但无饱，后后转复增长贪爱？

2.三有众生于乐之所以不饱足的理由有哪二点？

3.何谓「如诸癞人为虫痒，为安乐故虽近火，然不能息应了知，贪着诸欲亦如是。」之义？

4.何谓「岂有百返未经趣，岂有昔未多受乐，未得吉祥如白拂，岂有是事反增贪。」之义？

5.何谓「岂有昔未多经苦，众生无欲能饱满，无有情腹未曾卧，然何生死不离贪。」之义？

6.为何「此生死中须多仰覆，此于心中实觉不安。」？

7.为何尽所得三有盛事，悉皆欺诳，领受无量无义大苦？

8.六苦中的第三苦，数数舍身之义为何？以何为喻？

9.六苦中的第四苦，数数结生之义为何？以何为喻？

10.如何观修知母？